覺非齋文集

覺非齋文集卷之十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溥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黎紘校正

記

餘慶堂記

天下之物積則有餘不積則不足是故積粟者食有餘積帛者衣有餘積貨財者用有餘土積則有餘饒水積則有餘波食餘則無飢衣餘則無寒用有餘則不匱土有餘饒則播植茂蕃水有餘波則潤澤溥博數者在人固不可無然必待人而可以致用苟無其人則是數者無情之物固不能自積自餘而自用也然而人百歲之中有疾瘥夭札之禍雖有是數者之

餘不能保祿而享之者何哉以善不積無餘慶故也今
有人焉食有餘乘有餘帛用有餘財揆生物
物有餘利百歲之中疾疫夭札之禍不興保有而安享
之豈其智能技力也哉積善之餘慶所致也然善之
為物難積而易敗是非若他物之易積而易散也是以
務之者孟寡世之人今日纔行一善明日即望目
報少不愜意則懟而呼天責其無知苟非義精仁熟
明見篤信之君子鮮有不懈而中輟者况常人乎哉
嗟夫善惡之積天以類應持其定而求之舉無忒矣
盜跖之壽顏子之夭非報施之差天未定耳易曰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
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禍福殃慶恒對舉而

言之示人之意章章甚明可不懼哉閩人蔣氏以餘慶名堂有志於為善也予既喻之以積物之易復語之以積善之難而終之以天理之可必者告之庶幾信之深而行之力也書以為記

齊美堂記

汪主齋以直搆堂於株林之陽既成請名於予予曰居之有名非直為觀美也蓋將思義焉是故事親者以孝名則思有以順乎親奉祭者以敬名則思有以格乎祖考務學則以勤勉名自脩則以克治名至於肥遯者必以安退之義名之示子孫者必以訓誡之意名之名雖不同隨所寓而取義則一也世之務名不思義者以孝名其堂或未知所以孝親以敬名其堂

或昧知所以奉祭祀顧其齋曰[illegible]而學無所據竊其
名曰謹而已寔放肆汲汲於勢利之場而自謂之隱
乎務質質焉自下患而自謂之謙若是之類比比然
不一是之謂名存實亡不若無名之爲愈也不知子
之名堂於是數者何取焉彥直矍然斂容曰某之所
欲異於是前人以儒而遊藝於醫遂得美名于遠近
自吾高曾以下至吾之祖父皆能紹隆先業[illegible]致發
墜以及於吾前人之訓有曰毋不學以墜先業毋背[illegible]
以欺世毋冥行以戕生毋乘危以徼利毋矜[illegible]以[illegible]
俗毋自薄而中棄世服斯訓言猶在耳某無似惟恐
不能成前人之美以忝所訓爲是竊有請也子闢而
善曰吾於是可得而名子之室矣醫固方技也用心

則仁矣又能以儒術為訓美之大者也子之前人世守勿失以至于子孫以前人之訓訓子孫俾繼繼繩繩勿替引之傳所謂世濟其美者子獨不能當之乎非若世俗有名無實者之可比也子之堂以濟美名之孰曰不宜孜直再拜謝曰敢不夙夜思不忘先生之教請書以為記

梅岡記

予卧病既久杜門謝賓客龍岩令徐君共辰數以書來言予且云其邑有隱君子曰林子真氏今江右憲副林公之兄年餘七十學行足以表率鄉里平居無他嗜好惟酷愛梅因以梅岡自號頗有記也夫卉物在天地間本無情也愛之者藉之以適其情耳若陶

之翁周之蓮之類或以其獨秀於摇落自拔於淤淖顧乃托之以自況而見乎辭千載之下因其所好樂而識其趣向者有矣若夫梅之見重於古今騷人韻士視他物尤相倍蓰長篇短章極口賦詠多不過騁藻麗之思以樂夫一時之賞心若其孤高清絕之姿貞白堅雅之操足以媲德而無愧者獨孤山處士爲然居西湖二十年足未嘗履城府大中祥符間累辭徵辟朝廷賜粟帛褒美加以徽號至今名耀來冊世俗言愛梅獨稱處士他人不與也由是知君子玩物適情非徒娛耳目之觀蓋將以養性靈而務滋德焉子貞居是岡之下當嚴凝閉塞之時而一望延遨皓瑤英瓊樹孤與雪霽長空月流開軒遠眺可以見天

起來復之心愛日解泛微風迎暄投杖獨行其間睹
奇蹤甚可玩可懌婆娑相倚流動充滿形迹查滓融
化畧盡直與濂溪詠歸同一氣象豈區區慳賞悳衛
詫詞者可比倫哉元公曰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
愛同予者何人蓋嘆無後繼者至於梅則處士之後
復見子真浙閩之間後先繼躅梅之於林氏獨幸
歟譜今有知應亦自慶其遇也予於子真雖未識
外而見禮於邑之賢大夫內而式好於顯融之公季
其爲人可知矣憲司公他日謁告歸省與邑大夫暨
會三君子試相與徜徉梅冏之下必能領會斯樂
[illegible][illegible]契乎心應不謂予言爲過高也

[illegible]讀堂記

[illegible]君子致於農明田讀書非謂進也隱則務學以養[illegible]

[illegible]年以資身隶出而仕則學優則行其道[illegible]

[illegible]貴賤是以人人存上下之行比屋有可[illegible]之

[illegible]者日務風俗廉不[illegible]者士士惟操籍[illegible]

[illegible]稼穡之艱難[illegible]素知序歲[illegible]召負未郡不[illegible]

[illegible]陽貴[illegible]之[illegible]士則[illegible]文勝賓[illegible]未[illegible]

[illegible]之下[illegible]野[illegible]固徇私治於人[illegible]

[illegible]是[illegible]收而為二更渙然[illegible]

[illegible]世[illegible]貞之徒聯迹山林中耕[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俯育既裕既安使[illegible]者不[illegible]外

[illegible]以養生又能用力於內是蓋古人中所僅有

而合人所未負者吾於吾邑得汪志遠焉[illegible]

國公蒞之後寔為著姓而越國以下仕而顯赫者代
有其人志達世業儒乃祖德雲先生以經術教授鄉
里志達秉承家訓長益脩治端靜詳雅蔚然而文隱
居金溪之上有田數畝春而播植秋而穫爲豆籩粢
盛之供旨甘饋客之奉可以取給而不匱家有祖父
書朝益暮習勵志弗懈而義理日明智識日長俯仰
天地間無有愧怍奚求於人何待於外視世之不耕
[illegible]粱肉不學而居位務徉華靡以擬富貴者幾何遠
哉[illegible]居之室顏曰耕讀間因其友方君廷章徵予
記[illegible]昔董邵南唐貞元間[illegible]安豐以耕讀爲業
韓[illegible]之既贈之以文復爲[illegible]詩以頌其美至今讀
[illegible]名烜赫宇宙無不識之者[illegible]志達視董生未見

[illegible]兮安得或名如韓子者揄揚稱其爲知今之志達
[illegible]旦是邵子哉志達勉之余有慰子懽興於此矣系
之以歌曰朝出耕兮原田[illegible]我稼務兮長我禾
奉以壽以新兮以祥時雨暮歸讀兮緗縹帙帙道德
[illegible]懿兮文理密察優柔緝熙兮涵養氣質時雨既被
兮歲功有秋氣質變化兮高明與游嗟哉斯人誰得
與儔

定軒記

天下之事必先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不知而欲求之
汲汲焉遑遑焉若未見其所也征人役萬里之途晨
而或行晡而正舍川焉而航陸焉而車大攩横其前
絕壑亘其後而疑沮畏懼之心不生何哉有定向也

君子於富貴貧賤毀譽欣戚自外至者舉無動其中故達而不肆窮而不怨而其自得而自樂者雖萬鍾千駟曾不足以易之何哉有定志也小人昧乎進退存亡之道得志則洋洋然自矜不得志則戚戚然易以生怨徬徨於形勢之途而不知止如迷津之人適廣陸涉大川觸途冥行不知其鄉欲求其無仆踣蹶之患其何能哉華亭趙君彥同宋宗室也居松江之上退然不慕榮利日課僮奴深耕易耨以養其親暇則誦詩讀書嚚嚚然樂其志其先君子譜曰吾兄外有定居內有定志殆不可奪也或勸之仕彥同曰吾豈薄居榮哉第人爵外物爾天爵則吾固有也固有者吾不敢棄外物吾豈幸求哉吾痛患世之人棄

其間有若而惟外之求僥倖得之而自喪其良貴故吾決去而弗為也吾豈薄世榮哉盖自放於山水間營一室為宴休之所自圖書之外無長物焉其季彥如因其先君之言名之曰定軒而為之記彥如復俾予言噫予何敢言予方竊祿苟祿進無補於時退不敢肆志拪拪然未安其居視彥侗之趣正不可同日語尚何言耶雖然因人之定而求己之未定彥侗固予師也乃為記其後用以自勉亦以勉夫之未定者

臨清堂記

常山東下十里許南望諸山自霄漢間迢嶢而下竇于太溪稜纈溪逶行三五里為谷溪源自陸敍界中来迅激行二百餘里至是滙于平川汪洋渟滀浩若

山浸谷口墩新鱗次級登中忽奧衍巨石方峯隱谿
谽谺天水趨若下尺其中因地勢之高下措為樓榭
堂廡若干楹簷牙藻繢谿壑林樾間巖茨如畫吾陽
鳥初升東曦冉冉迸射川谷雲光水影晃蕩盪滌簾風
鳴樹間與灘聲辭響成韻秋宵雲絕華月匝中光涵
瀲碧若萬象在下俛亢高谿睇遠見毫末若身在冰壺玉
鑑中思欲蟬蛻污溷而凌厲埃𡏖之九夏炎燠氣欝
不舒仰見喬木蔭日去地益遠風行水上渙然成文
甚茂濯清蔭歌濺越不知暑氣之襲人隆冬雪霽六
合一色烟颺繚繞出入浦溆鷗鳥自集皓鶴時下極
目無際清輿襟發不知寒氣之逼人是堂之景得其
清於晝夜寒暑之間者每若是因顏曰臨清而來求

記夫天地至清之氣磅礴乎宇宙之間流動充滿無時少息人得之為聰明才智物得之為山川水木之精華然在人者全而通在物者偏而塞故人有知而物無情謂之臨清必將以吾有知之清而領會彼無情之清坐臨而有之若臨民然可也是故登斯堂臨斯清豁然而契花襟悠然而暢性靈澹然而忘寵辱朝斯夕斯心融乎景象神交乎品物不知孰為有知之我孰為無情之彼渾然為之一而樂亦無窮焉趙君於是堂之清臨之懃矣曾於是而有得歟他日舟過其下試一登焉尚有以知夫所蘊君字某宋室之胄恬澹樂善儀刑千家其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從事介然樹廉弗自同流輩上官亟稱之為良掾蓋將不負名堂之[illegible]

義云

遊臥雲亭記

碧霞洞天中有道士邀予遊其居登臥雲之亭箕坐良久外想不入內景瑩如見雲勃勃從洞口入拚松關越危構左紆脩町右出仙壇之後紛紛郁郁至于亭下兩扉兩扇八窗洞豁絪縕繽紛俄頃而蔽亭之几案簟席皆是雲也予與道士就而倚焉靉靆藹之意其溫也膚寸吾繞之至其潤也絪縕藹靡若衾之華熹微蹤跡若浙之張旋而峙焉為屏為障遊而繚繞為垣為墻道士與予暢然而舒頹然而深漠然入于杳冥沖然浩然神遊而天行至清都而息焉有仙一人星冠羽衣霞霱蹁躚瑤姬靈童節鉞後先揖予登

超然之臺若子于撫靈之旁觴以瑤液茹以玉芝之蕤脯爲羞石髓爲餌歌雲和之曲其詞曰雲臥兮寄遲游雲兮遨嬉噴雲液兮漱雲腴逝逍遙兮雲中居倚鸞笙而和之間以神絃之清泠忭歡酣愉既醉既樂予辭席而頫舉觶裁辭答以雲中之歌歌曰落落兮去來無心聚散奄忽兮孰究古今以幻寓幻兮聊假手兮挽余歌竟仙人顧予囅然而笑予稽顙載拜受賜忽雙鶴交鳴過亭下遂驚寤起視道士方咻然臥雲窩最深處泳于無何有之鄉上下乎希夷汗漾之境猶未止也層搯積纊尚足以喻其適哉時未老穎綸玄弘農澂侍予左右三子者趣予作記書亭壁上不俟與道士別竟去

省齋記

齋以省名嚴於自治也君子學以求道自治嚴可以入道矣仲尼之門若顏子若曾子若子思孟軻氏皆相傳聖人之道者也其曰克己復禮曰三省吾身曰戒慎恐懼反身而誠之類不過欲人自治以求底於道也人之有生理一而氣殊天理人欲雜於方寸間上焉者不可尚矣中才以下苟非用力於自治習貫焉莫知所之則亦無所不至矣君子修於身無害於民社之寄猶尚如是況有官守民社之寄者哉今令政萬家上之所承下之所字焉夫其道上之人則曰奚事我問於下之人則曰奚撫我匪仁有官守民社之寄者可不如此其可不自治乎淮南夏侯受知者

蕭東令[illegible]記開化號浙東劇邑侯下車之初即盡剗

革[illegible]之[illegible]與民咸更新令初下艱者極於故習之

利害[illegible]嚴行教用弊端則又思按隙而擠之侯

自信益力[illegible]又期年人樂[illegible]敎而從令則翕然樂以趨

矣用是[illegible]於上官[illegible]於胥徒隱於民服於[illegible]見

擯[illegible]大夫而須於遠近行路之人意有害民

社之[illegible]有者詗不少欲求其無跋扈頑[illegible]以速戾尤且

不[illegible]得[illegible]劇邑若侯者不知何術[illegible]致是耶私竊

怪之[illegible]日[illegible]侯公署坐於退休之所[illegible]讀書數十

百[illegible]蕭然一榻[illegible]謂[illegible]縣十年公暇

即[illegible]而以優靜則思之[illegible]未始一念不于

事上之[illegible]較下之不得其情[illegible]君之祿以天下

所生若是內自省者不知其樂因以省齋名之頤因子之言以發其旨乃知虞樂致邑之治蓋嘗用力於自治者先自治而後治人聖賢教人之心法也即是而求之道在是矣儕曰夫請正齋反求諸其身其是之謂乎矣尚益自治以求効於大

養志堂記

孝子事親養則致其樂苟非其志樂不可致也膳羞豈暖服御華飾志不任溫飽弗樂也晨昏定省出入扶持志不在焉安弗樂也故養親者惟其心志不惟其口體而後樂可致也閭閻小人得一衣一食以衣食其親無弗樂者其志然也君子之愛其子也教之無不至望之無不周爲士欲其賢事君欲其忠一有

未嘗戚戚然懼貽己之羞口體之奉固亦有過人子養親之志惕然以思旣盡力為士惟賢為臣惟忠使親無憂於僇辱有譽異於光昭雖無口體之奉其志則樂矣吏部郎中富陽趙君之居第以養志名求記於予予曰孟子稱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是謂養志趙君仕于朝而親在鄉里定省久曠而滫瀡弗將其曰養志殆與孟子所稱曾子異矣趙君曰是則吾親之志也吾親嘗戒其曰凊溫之勞鼎食之豐尔雖在側非吾志也事君以忠涖官以敬毋貽親羞尔不在吾側吾志則樂也某惟恐不能養吾親之志以致其樂因以名其居朝夕顧望以自惕若尔予乃嘆曰趙君父子賢乎哉子

以志為養父以志受養視三牲五鼎豐不足以當之宜其聲績茂著名實允符膺 錫命之榮遂晝游之頌而府君高年邁德被服寵嘉龍文金書耀粹梓趙君以志為養所以致樂於其親者宜無不至矣雖然人於富貴當知自足於為善當知自不足惟有是故無求足惟自不足故能足趙君勉焉推日用以光昭其親益大且遠而斯堂之名義益不虛矣遂為記

怡樂堂記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之所以與我者信可樂也怡於兄弟以樂其父母所以樂天之樂也夫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人子樂父母之心而舍其所愛者弟愛焉未見其能樂其心也是故怡於兄弟所以樂其父

毋忘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眈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王[illegible]世降俗漓民狃彝則汩利以戕其性溺愛而忘其親[illegible]往仇視同氣以貽憂於父母豈不能樂天之樂而負天之所與者良可嘆也尚幸有若鄭氏之[illegible]豈不有足稱哉鄭氏世家儼之上湖曾祖父以家教行義務長厚不為偷薄故父而彌盛[illegible]及許[illegible]衰夫婦偕老有子五人皆讀書好[illegible]于友愛謙[illegible]愉聽順孫男二十餘人之秀而[illegible]者曰諸子率婦孫奉觴上壽旨酒既陳嘉殽既豊子孫壽和氣藹然戶庭之間可謂能樂天之樂而無負天之所與者矣夫天之所與者在天而樂天之樂者在人在天者非人所能而在人者非天所能也天能[illegible]

人以可樂之事而不能使人樂其樂人能樂天之樂而不能必得天之所與若是皆不得而樂也天能與之人能樂之若鄭氏之怡樂斯樂矣予亦樂而爲之記焉

愛敬堂記

建安余君景章名其居室之堂曰愛敬比來京師求予記夫愛者仁之施敬者禮之實也仁固無弗愛也而愛莫大於愛親禮固無不敬也而敬莫先於敬兄是故愛親敬兄人道所當先也愛吾親以及人之親愛之推也敬吾兄以及人之兄敬之推也自鄉人而可以至於堯舜之道如斯而已矣愛敬之義大矣哉景章於父母兄弟具在之日能盡夫愛敬之道既沒

之後能不忘乎愛敬之心用以顧其居蚤作而夜思身之不脩名之不立懼有以貽吾父兄之羞是故愛吾之身所以愛吾之親也敬吾之身所以敬吾之親也愛人之親與敬人之兄亦所以愛敬吾之身也愛敬之道不忘乎吾身則事君為忠臣治民為良吏居鄉里為善士無所往而不宜也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此之謂也愛敬之義大矣哉别建安為紫陽夫子講道之邦而余氏又邦之著姓景章必有以濡染於其父兄師友之教者矣予往年嘗見景章為邑之廉慎豈弟若有得於愛敬之道若名堂之義殆不虛矣

江氏襲慶圖記

江氏傳之望族也侍御公在宋以洸吳越國黃籍着
大陰德於東南之民迄宋之世子孫榮顯冠組紆綬
背項相望歲時拜家慶登丘隴乘軒結駟照耀閭里
歷元迄今世不乏人予居其鄉生苦晚不及見前輩
儀刑尚憶少時經遊每過山水清輝林壑深秀非江
氏故宅必其上世之墓等碑遂碣屹然蒼莽間嘗讀
其頌述多當代名賢其文獻有足徵矣噫名門右族
世固不少未暇論其遠若姑以吾郡觀之發軔詩書
起家科第以至際華踐要榮觀一時者亦豈無之更
數世後問其子孫頹然不能道梗槩欲求其能守前
人德業一二十世尚不失墜若江氏者鮮矣陰德之
可以裕後若是其大且遠乎孟子曰源泉混混並不舍

晝夜有本者如是皆爲無本其涸可立而待江氏其有本者歟雖然前者積之後者益之前者基之後者培之益之則有繼培之則弗替是知前人作之不能無望於後之人繼之也農夫有田雖曰沃壤而浸灌滋液亘不使其土膏之枯涸則蓄實穮穮而歲歲有秋矣彼徒曰吾祖有陰德吾當坐享其報吾何修何營哉是猶農夫恃其地之肥饒薅耨弗施糞壤不繼儈儈然坐待餘澤之竭欲望後來者之有獲難矣哉若江氏者昔人積之以遺其子孫而子孫受之今之繼昔人者又積之而子孫受之後來繼今者又積之而子孫受之其積日厚其澤日新豈但十世二十世而已哉雖百世可望也是圖於家譜之外無甚登科

第入仕版若名曰龔處而不仕者亦與焉盍亦奬勸之道也裔孫振續修之既成徵予爲記予既大其前人之能積又多其後人之能益記以曷其將來也振由鄉貢進士爲儒官急義若嗜利無有顧忌益而積之而新之不在茲人與

鰲峯書室記

高生廷玉室於鰲峯之下聚書而學焉徵予記太史公謂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之經傳聖賢所以載道者也其義理昭如日星其用切於人如菽粟布帛儒者習而通之貴乎體驗於身心以見諸行事不徒誦說而已也治道具於書以古消長之理決於易詩爲情性之大防而禮樂春秋所以定民志宣人和斷是

非者也學庸論孟又其次度焉其次爲史數千百年
治亂興亡之迹喜愕哀憤足以感動懲艾又其次爲
子爲集立言者雖不能無純駁之可議然其真知灼
見足以羽翼夫斯道者固不可小也今之學者於經
史子集之書能撮取其要領自奮於場屋以應有司
之求往取蔑仕者已不易得矧習而通之體驗於身
心以見諸行事豈不誠難哉是正之富於春秋嘗挾
[illegible]是益就鞭勵始
[illegible]君焉涵泳
[illegible]親友於
[illegible]以求進於
[illegible]

則於讀聖賢書不為空言而儒之名斯不負矣若夫學
以傳聞強記為能彫鐫組織為工而已之行與之攺
而二焉亦何益之有廷圭戀之予與而翁有稽宗之
舊故於言也不以頌而以規至若鰲峯山水之秀書
室圖史之華之見于外者未暇詳焉

愛雲軒記

昔召公循行南國布文王之化或舍甘棠之下後人
相戒勿剪伐其樹形之詠歌夫子芟詩定為二南正
風學者稱頌至于今不衰南國之人夫豈以此甘棠
為可愛哉盖召公不可得而見見甘棠猶見公也夫
以方伯之賢施一時之恵而人之愛之尚及其所舍
之樹況生身之恩罔極如天者乎如之何弗思而愛

之也唐狄梁公爲并州法曹時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慶立馬顧從者曰吾親舍其下悵望久之不忍去梁公於雲初何容心哉徒以親舍其下思其親不可得而見見雲如見親也是梁公愛雲之心與南國之人愛甘棠者同一機也淮南熊友請於予曰友居羅山之息峰二親耆年幸無恙有昆弟可以奉甘旨友方服勞王事於晨昏定省固未敢暇而心實不能忘因竊取古人思親之義名其所寓之軒曰愛雲願有記也夫人子之於親所當愛者豈惟雲哉若雲其疏遠者爾故語其近也有親之器服帶澉御者焉有親之嗜好弗忍食者焉又其近也父母之遺子若孫子孫孫甚愛之必敬之終身焉又其近也若父母之

子受之必愈於己之子焉而猶未也必實其近也至於吾之身父母之遺體也其愛之猶加謹焉人子之於親能與其所已愛者而愛之所以愛親也豈惟雲哉若雲疏遠者爾友以愛雲名軒是於其疏遠者尚能愛之況其近者乎固無所不愛矣雖然天下之事必有其實則名隨之以彰南國之人愛召公有其實故甘棠之詩雲之經訓狄梁公愛親有其實故望雲之事載在信史存尚益懋其愛雲之實使顯揚有必致之榮令名垂無窮之譽則狄梁公之事我亦可與子孟子曰有為者亦若是不為過矣

具慶堂記

錢塘江南佳麗地也有湖山之勝魚鹽之利舟車所

聚商賈雜遝四方奇貨水陸之所蔵於是焉居謝君
處城闉亢爽而家又殷富二親甫中壽康強怡穆兄
弟四人皆克樹立君治以庠序之英譽傷鄉閭登名
胄子復以行能膺薦辟行在授秩正七品歷事繕工
行將大用間以所居之堂名曰具慶請予爲記予惟
天倫之樂莫大於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蓋人之深願
而可以得幸而得之豈不大可樂哉古之人有舜者
大聖人也不幸二親頑嚚弟傲不近人情舜爲不順
於親如窮人無所歸雖有天下不足以解憂古之人
有子路者大賢人也貧賤獨養其親嘗食藜藿爲親負米
於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游諸侯間從車百乘食粟
萬鍾而歎親不逮彼大聖大賢於其親非不欲承歡[illegible]

於膝下盡甘脆於生前以盡夫天倫之樂然而親存而不得致其樂親沒而不得享其樂皆抱感終身而遺恨無窮由是觀之天下之事有於天而非人力所能致者雖聖賢不能必況常人乎夫以聖賢不能必而我幸得之豈我之智力有以過之哉蓋天之所錫而命之所遺也固當忻踴鼓舞以自賀其希遇謝氏名堂之義豈謂是耶夫世之父母俱存者人固不少一不幸而失愛邨者坐空乏如子路者是皆不得為具慶若謝氏發徙羅之地有魚鹽之富擅湖山之勝亨水陸之利一門之內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盎乎若春陽之熙熙討其於溫凊定省之節旨甘滫瀡之奉蓋無所不宜而無所不有也謂之具慶斯

可矣雖然聖人人倫之至也不可尚矣故雖大事之變而能盡天理之極是以大孝終身而慕君無窮焉謝君生當　國家全盛時方且富於春秋而又有其慶之樂益務進脩其德業以底于遠大理父母兄弟顯榮於生存光昭於不已則聲實之施不負斯堂矣記以勗其成也

貞節堂記

信之上饒有著姓曰周氏周氏有爲進士者曰賢有妻郭氏年二十九而喪其良人賢兄弟三人皆在髫稚郭氏拊諸兒皆泣曰汝上世衣纓之胄汝父抱有用之才思欲振起其門户以光昭前人未及有所施天遽奪之吾所以忍死未亡者以有尔兄弟在也

辛苦將率吾軀以育汝兄弟有成庶幾他日得以下見
汝父于地下汝兄弟念是當含孩稚心以就規矩則
辛矣迨羅孱一沐躬績紡事課僮僕服勤耕織仲事擯
奮發然自持三族視以則飭賢兄弟甫長延明師教
之凡賓觀之禮視族之完盛者殆或過之迄此二十
餘歲贊兄弟茁自豎立娶婦生孫而家用益裕母之
筋力康強不衰吉嘉時吉日率婦孫羅拜進壽以讌以
嬉怡怡如也求樂戊戌賢由郡庠生第進士後三年
謁選天官授所城令其奉觀之僅表曰貞節徽余作
記予嘗讀古今列女傳存慨貞節之婦一不幸生不
辰蹤跡伏斧鑕以自殞者何限有若周氏母早丁多
艱而晚食子孫之報者什無二三焉況當國家休明

遂達有子發身科第以取美官進進自文朗于遂大推恩錫封歷晉可期非惟使母氏之懿行益炤著白而先人亦光昭九原矣賢其勉乎哉賢字進賢其號君子博學而文嘗自著靈峯稿若干卷藏于家云

覺非齋文集卷之十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黄溥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illegible][illegible]校正

記

忠愛堂記

毗陵鄒君某與茂才于鄉為備之常山簿[illegible][illegible]之辭溢于隣邑予家去常山不二舍襄得告歸鄉里聞君名深慕悦之往來倘問未及識也比還京師始有[illegible]于族寓貌專而氣平志靜而詞簡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挽者非虛矣亡何持其先世遺[illegible]先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題[illegible]之[illegible]君仁者之有後益賢君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且[illegible]間[illegible]謂予曰某幸承前人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

內外頭給驂而弟賈且復[illegible]賦時[illegible]穡敬待須
祭祖叙以佑民社思惟稷書之力以求報稱蕭禮不
勝尚敢望外分寸厲民以自養貽宗親羞乎為國之
之堂額曰忠愛示不忘君觀先生尚有於教育遺爲
乎於是又得知君之志於仁義者也夫君親人之極倫
也仁義理之大本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所以不後不遺者忠與愛而
已矣忠發於義而愛本乎仁也君子由義以事於
天下之事宜無不盡而莫先乎君居仁以存心於天
下之物宜無不愛而莫大乎親忠愛之道施之於君
親宜仁義之先務乎鄉君其達夫是道者歟心存於
無不忘乎君親由是推之以治民及物何

行而不忠愛哉吾儒言仁義禮智所施有先後緩急之序者如是而已嗟夫道鄉先生以仁義道德之學特立獨行危言讜論行人所不能行事君顯親足以無媿然則忠孝而不忘乎君親者君之家法也尚勉之哉詩云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其是之謂乎因書以為記

徐氏友愛堂記

友愛者何篤於兄弟也篤於兄弟所以順乎其親也篤於兄弟以順乎親孝弟之行也人之行莫大於孝弟行之本莫先乎孝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聖賢子言篤親於人必自茲始行仁義者舍是而莫能務焉為失其序矣是乎尚故孟軻氏以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者

之實諒矣哉我之所自出者父母也同我之所自出者父母者兄弟也愛之無所不至者父母於我與我之兄弟也人子得一衣一食必思以衣食父母之口體知順乎親矣乃於其至愛者反而仇焉非戚戮盡亦猶諸孩提之童乎喣喣焉咻咻焉同育于父母無不友且愛也龥出而嬉嬉暮入而依依無不親且順也暨長而室焉則疏矣室而子焉則又疏矣骨肉之恩日銷於節曼易我之怨搆成於漸漬向之友愛而親順者奄不知其變爲胡越也悲夫然而世之君子固有躬軍牛而紙怍問頌愛子而戒勿哭者矣彼獨何心哉亦惟仁義之理明孝弟之行篤而友愛親順之情不決其孩提之性是以踈薄之言無間而入而

式好永歡矣是固可爲天下後世居兄弟者之至善
法程也吾鄉徐崇善氏孝友二親既歿遺二弟鞠於
愛既各爲婚娶有子姪猶其愛不衰諸婦亦相親順
一庭之內無間言也乃顏其所居之堂曰友愛比游
京師與予連舍嘗請於予曰其嘗莫料欲以父母之
心爲心使兄弟子姪永永則効然未敢必其能與否
也頓先生有以發其義將歸而揭之堂之中俾長幼
朝夕視而省焉庶幾各自敦勉以克有終用將吾貪
區區之初心先生之賜也予甚嘉之乃爲陳說仁義
孝弟之行出於天性者亡焉免者存焉如此以復
之崇善勉乎哉鄉人必有聞其風而興起者矣不獨
成一家之政而已也是爲記

挹秀軒記

清淑之氣扶輿於兩間者皆秀也而人物得以當之是故秀于天為日星雲漢秀于地為山川河嶽秀于昆蟲草木為象犀珠貝為良材美卉秀于土石為黃金白璧琛玩奇稀紛錯瑣細不可悉舉惟人也最靈於物其所得之秀視物之秀無有偏塞而正且通焉故能於天地山川昆虫草木所得之秀皆揖而取之以資吾心之秀是故揖於天之秀則資其高明揖於地之秀則資其雄峙揖於昆虫草木土石之秀則資其貞固而溫潤貴重而瑰奇者矣揖天地萬物之秀以資於吾心使其胸次悠然直與造化相為流通而物我無間是卽浴沂詠歸之氣象風來月到之意味

復有外於此哉樵李王生信結屋於秀水之上以揖秀名其軒方將擷藝苑之菁華漱文囿之芳潤以成其學也以延翁方與予同官丞奉請記予謂是軒遠瞰震澤迴環繚繞長江東眺鍾山西瞻天目腴田萬頃一目千里其山川水石之秀有不待言者予懼其騖焉於外而遺其內以離夫道也故以揖天地萬物之秀而可以至於聖賢之域者告之非好為高論也蓋將勗其不離夫道焉耳信字本忠敏而好學其容粹然以溫又王氏家庭之秀也

椿萱堂記

椿萱堂者會稽鄭庸奉親之室也庸昆弟七人皆頴秀好學孳孳服庭訓以若自治相率為敦睦之行一

庭之內無間言也二親甫及中壽強壯而康樂兄弟旦暮温顔色嘉時吉日率諸子奉觴上壽柔聲和氣盎于面背郡人爲之興嘆鄉先生樂其且慶也願以今名來請記莊子謂大椿萬六千年爲一春秋蓋寓言也後人欲親之壽乃以之况父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背北堂也萱草能忘憂而北堂又奉母之所故以之况母世人因而指父母爲椿萱者義蓋如此夫人子之於親凡可以盡心者無所不用其極然不過欲親之壽且樂也若夫冰雪交至萬木搖落而一株之不老者乃如此春日載陽百物敷暢其瑀然而欣欣者又如彼吾見吾親老而不衰樂而忘憂與二物者相肴於遲暮之日愈久而不厭則吾心安焉吾

志得焉所以歡欣之深祝願之至者又當何如耶此鄭氏所以名其堂也雖然孟子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一樂蓋以是樂也出於天非人力所能致若夫循己慎行以不辱其親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此則人子自當勉焉而盡力者也鄭氏兄弟得之於天者旣備矣而盡力於己者尚益勉之庸宇庭賢弟正方爲邑庠生有才名顯揚可待也

進德齋記

姑蘇李鑑元振名其脩息之所曰進德齋予嘉其志於道也爲之記曰德之爲義大矣哉載諸六經者即目之多擇之群賢若議論之傳未易畢究然約而會之不出乎吾心韓子曰足於己無待於外朱子曰

行道有得於心其體要盡於此矣大抵言德者甚美純懿正大高明之稱也蓋帝之降衷天之良貴所性而有不以智愚而存異也衆人汩於欲棄而不治乃始異尔是故齋者果能奮然用力以求之斯得之矣子之名齋殆以此歟雞鳴而起日入而息一日之間事至物來有以應之際無悖於理則必快然足於已而得於心必有不至必歉然而不安今日勉勉焉必求其若是明日勉勉焉必求其若是積日之久以至於月積月之久以至於歲久久成熟則於日用之間但見充裕然有餘而不見其歉也斯進德之驗矣聖賢教人自鄉人可以至於堯舜之道不過如是而已矣若曰道德之事吾豈敢望則名實異矣雖有文將焉用之

味□軒記

蓋以養精名言也而古之聖賢以飲食爲切要用功
又[illegible]於予補於學書內外兩人道備矣而終之
又飲[illegible]之一言豈無意哉蓋人資飲食以生一時
不[illegible]盈縮口之秋味也其嗜好無窮焉否不以治
約菁之居位者必至乎貪黑而敗居窮者必至乎盜而
溢此聖賢垂訓所以懼而爲之防也楊旭者外衢江
陽之大族求幾守以富民之秀登予鄉居京師十餘
年歷試夏冬官皆有能名宣德中拔閩之將樂令由
將樂改餘干兩邑之民樂其平恕而然懼不與近以
孜績趨行在過予言曰某於官署有退食之軒扁曰
味菜願有記也予瞿然駭曰士于平日讀書辛勤于

年朝虀暮鹽一旦釋褐得美官厭飫不以甘肥輕暖變其初服者幾人彥升生於膏粱乃知味菜其志不小予嘗好與居居者言凡儉之與廉侈之與貪實相與本儉而枝葉也故廉必由於儉而貪必生於侈反是而能者幾希之彥升嘗日由公署退食於是軒飯一盂蔬一盤不過蔔匏葵藿時雨初茁擷而薦之茹茝而咀嚼之甘鮮脆滑雖京金虀玉膾曾不足以當吾之適口謂之味菜其名符其實矣吾乃嘉時吉日對羊推牛彈不暇之珍羞歷喧暗嗅之滋味而猶歉然以為不足謂之味菜實負其名矣彥升既知食菜之有味必能擇而屢之矣勉之以往百事可做於一邑之政乎何有使他日聞其驛徹當為君擊節歎賞

汝州譙樓記

汝有內外城州治舊居內城之中城之南門有樓曰汝陽以汝水在其南故名元末俱燬于兵　國初州治遷于內城外之東南乃即汝陽樓之故址草創為譙門植木覆茆不庇風雨歲久屋壞鐘仆宣德正統之交守貳倫恭以勤化理二三年間廢餘墜舉政通人和乃謀撤而新之鳩工庀材作于舊際因其址甓而崇之建樓于有二楹中穹旁殺翼翼斯飛週以闌楯塗以黝堊質而不華樸而不陋堅固雄特聳乂而無震凌歲頓攻石以絕厥成古者國都之制無小大皆有譙門以居鐘鼓所以嚴朝暮之警壯都邑之觀而起下民之瞻敬也故善為政者未嘗緩而後之然

南門守丘經以不時示譏於餘麗譙賦以諭度庇風作不爲害成不過制得守正也述之以示來者實宜知州事嘉定沈侯貴同知州事三衢葉侯嵩皆發跡儒門以文學行義相推讓將用之以化民成俗幸一事而知其餘也矣

寶善堂記

物在天地間雖有貴賤清濁之不同然隨人趣向之所好皆可以為寶是故金生於水玉出於石而富貴者寶之禾黍菽麥生於野而田夫老農寶之百貨生於土產之宜而商人寶之法書名畫商鼎周彝出於古而好古玩好者寶之煙霞泉石出於山林之奇勝而隱逸者寶之當其趣向之所癖殆不可以泥而易

彼也謂有一物焉根於吾心非形聲可求非智巧可
得竊而充之雖物不有斂而藏之猶然不動竊焉而
既蓄乎身焉寶之則心廣體胖睟面盎背積之身則天
降百祥子孫有餘慶富貴者寶之則金玉長存已有
老農寶之則歲歲有秋商賈寶之則有利而無害好
古者寶之則不喪志隱逸者寶之則無痼疾然則是
物也可以貫衆寶而長存亘古今而不壞者也其在
曰善哉之新昌有隱君子曰俞君思貞孝友宜于家
行藝順乎鄉非義不取非禮勿動正言讜論人服而
信之善人也所居之堂額曰寶善蓋有取於楚書之
語也介其姻友秋官尚書郎章君以達徵予記予聞
用貞家富而不積金玉有腴田而不以月聚斂有商賈

之刹而不殊貨居所玩之器而不能存體深霞泉石
之勝而並齊何哉寶善要也噫人能知善之爲寶
則衆物之可寶者不寶而自至不此之寶而徒知彼
之爲寶焉能長有哉則負之貴遐人遠矣

忠孝堂記

士大夫亭館臺榭莫不有爲大率多即其深山泉石
之勝雲煙水木之華以陶寫性靈娛悅耳目詞人韻
士又從而詠揚賛美極其意趣之所適流連光景而
忘戒心子竊常是焉若夫篤孝倫品室崇名教表而
揭之俾朝夕於是以存諸心身而訓子子孫孫視彼適
情於景物者異日語矣夫人受中天地間恩至深者
莫大於君親爲人臣爲人子思脩其職以報萬一忘

孝而已蓋君親者倫品之首而忠孝者名教之綱也能於是而不忘乎心舉天下之事無有大於此者矣謝君廷珪臨海之宦族由大學擢守汾州在州三年克舉其官民甚宜之考績來京師以親老引疾天官難之廷珪曰食君祿不能專其事而又妨賢路忠者所爲也知親年不能遂終養而猶縻好爵孝者弗忍也 聖朝方以忠孝致理若俾搏弼藏得分職位育裁成之功胥至矣執政乃許爲 上請命既下獻歸南還過予曰君親之恩罔極無以報爲乞第歸以忠孝二字揭于正寢之中堂朝夕以之加額祝聖壽萬年吾親百歲泳育於春風和日之中而莫知帝力教子孫咸知此義以毋忘 大恩如斯而已矣

敢請記予聞天台赤城奇麗甲天下好事者恒以不得一覩爲恨想其林巒煙霞之勝必有莫極名狀者嘉玨一無所取而獨惓惓於是恩不忘於心月岩謂於子孫尊其於本末輕重之間取舍審矣予之記非以誇美也蓋將敦本焉爾尚勉之哉

經畬堂記

世之爲人父者無不知愛其子然皆奪於恩而務爲是以姑息之心勝而義方之訓或寡矣且夫厚田閭積聚藏以爲子孫計奉身非不侈也無禮義之防則驕心生而淫泆日萃不肖是而僨事者幾希諺有之曰遺之以金不如教之以經亦謂驕不可長慾不可縱而禮義之防不可無也清河張時中氏居三衢閩

[illegible]士也而慕義負俠家素饒於財諸子皆好營貲
術與時千日是非所以爲教乃賣金買書貯之於
家日使諸子肄焉既而擇道其季子入郡庠充弟子
員遂刮摩驕習循循儒雅彬彬爲士人矣永樂三年
秋時中來京師謁予翰林請曰某不敏幼失所怙
素不服家庭之訓今欲俾吾兒聞禮義之教先生幸
賜之言歸將揭諸讀書之室以爲之勸是先生之教
也予聞韓昌黎嘗遣其子符讀書城南作詩送之歷陳
爲人自幼至長孝不孝之得喪有曰文章豈不貴經
訓乃菑畬公豈不知愛其子哉直所愛異於人耳況
良田廣宅華衣旨食時中素所有也其貽厥之謀不
捨此而取彼其志可知矣請名其堂曰經畬因書時

中曰善遂記而歸之

慈訓堂記

四明王銓年未弱冠喪其父母某氏有賢行雖甚愛銓教之必以其道銓婦服毋訓所行無踰禮今以文舉為冬官掾猶兢兢然惟恐忘母之教乃顏其堂曰慈訓間求予言以發其義人之有子不患不能愛而患不能教不患不能教而患教之不以其道世俗之人廣菑畜之產豐窖藏之積以遺其子孫斯愛矣而無以教之故財積而怨生其愛為禍以富貴利禄驕其志以文藝考其成功以偷巧辯說誇其能不可謂無教也卒而有得恒性鑿矣故其教為賊愛而能教教而不失其道斯可以為訓矣丈夫子為人父尚多

[illegible]易以婦人乎世之賢母能以道訓其子至於成豈
可有足稱哉是故有斷機徙舍截髮留客者以富貴
爲不祥而戒之必受刺識豪傑於側微而俾之納交
者又有見獄訟多平反則喜聽決事不明則怒不食
者數婦人之賢過丈夫子愛其子而教教之又得其
道故能顯名當時垂聞長世今銓母之教銓果無愧
於古之所稱賢母者[illegible]無愧乎古之人銓亦當以
古人自期無負乎母之訓斯可矣否之人[illegible]交友
過今之人者無[illegible][illegible]而已矣今人動輒自我爲
家[illegible][illegible]政[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以愈遠而不及也答其說乎
識[illegible]其說乎哉
思[illegible]堂

夫子之於親有不容其不可及而盡力其可及以其不
可及也而有遺之非孝也於其可及也而不盡力焉
非孝也不能責其不可及而益盡力於其可及可不
謂之孝乎蓋父母俱存天倫之至樂然一不幸而不
得且擴焉乎不能權焉於其不可及而勉勉焉於其可
及者乎是蓋天性不為而厚者矣秋官郎中天台王
君言其宗之從父曰與信與鑑者並教孝友父亡而
毋存其於事亡也因其不可及而不忘焉則音容咲
語常存於聲欬之間怵惕悽愴每與於霜露之節感
父之恨有老無窮焉其於事存也因其可及而盡力
焉則寒暄清溫晡省適脆甘輕暖於口體樂下
氣怡聲於心志殷勤之情自不能已焉非孔子所謂

死事盡思生事盡力者歟居之堂扁曰思養其意蓋
以思父養母而名也郎中君求予文發其義以記之
予謂思出於心而養屬諸事心爲主而事爲役也况
天下之事孰有入於事親而可以不思乎是故葬之不
不思則不知其陷於悖禮能養而不思則不知其流爲
不敬事亡事存吾心固不可以一日而不思也然則思
又養之本歟人子事親心不忘乎思則身無不脩而
親無不顯矣二子勉之傳曰思事親不可以不脩身
此之謂也因書以爲記

輞川圖記

唐王右丞以詩畫名一世與李杜高岑同時頡頏
其詩和雅與韓柳往往爲諸公所推讓至於畫尤爲人

祿今真蹟世鮮罕見而開中石本尚猶盛傳人間
可見其為世所貴重當有別業在終南藍田之間曰
輞川所謂欹湖柳浪茱萸泮辛夷隝者名勝非一多
與裴迪輩譔集觴詠以為樂閒嘗寫其景物之勝為
圖留傳於世久矣昔秦少游嘗臥病數月高符仲偶
持是圖過之云閱此可愈疾以游展卷甚悅若與
摩詰同遊是川而飽覽其勝經宿若疾盡去東坡亦謂摩
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是蓋幾於入妙通神矣會稽
宋茂英家藏真蹟一卷長可數尋其縑素古甚頹壓
數百年者觀其寫景狀物極亭臺竹樹之勝窮烟雲
水石之奇綜絡處豪髮不爽空濶處一目無盡意態
兼融情景俱到中間奥衍幽絕之境層見疊出若可

詞歌湖椒浪者殆不能歷指而悉識也謂必出於當時親筆固未敢知然决非近世所諳者所能到或云宋僧巨然蓋臨王右丞畫往往逼真今祕府多珍藏其筆法出於巨然亦豈易得哉予不能畫頗知領會其逕每一披玩不覺神爽飛越若身歷其地而目接其景庶幾與坡翁大癡所得者異世而符矣摩詰不幸陷天寶之亂不能引决清議以是少之後卒以賦凝碧池詩不忘本朝故有高情絕藝曠視千古又烏可輕議為哉茂遺蹟之千金莫購也

坦齋記

吳宗政之居在京師東城闤闠中樸然一室也署其題曰坦齋予嘗過之宗政曰僕將思齋于平易也先

必將有以教之下曰平易天下之善道也而今人鮮克由之豈世多以奇嶮為高詭𧨏為安好怪而樂深險於平易為不足為故弗由邪胡不辜天下之所共由者而喻之哉周道如砥安車由之鳴和鸞中節奏無不如意坐車守者恬然而將泰江流一碧巨艦中下風濤不驚靜若衽席和履舟中者晏然而無虞由乎平易故能坦坦然若夫攀危逕履巉岩臨萬仞之壑洋百折之瀧者有不神飛而膽落者不由平易焉能坦坦哉君子察夫是理恒置心於平易之地舍躁而趨靜避分以循理久則心廣體胖將無適而不坦坦矣吳君故大易有履道之象聖人有蕩蕩之稱皆所謂善也宗政起謝曰先生之言至矣永堂舟車之行

僕未暇遠觀焉試以目接於目者言之僕之居円通
入達之衢也雞鳴而起貴賤紛沓騖利逐者躡摩於
分寸殖財賄者較量於錙銖百技衆工四方所集析
者咲戚者悲怒者搏強者欲詭欺揶揄滑稽突梯千
態萬狀以求售其術寧有樂平易而坦坦者乎僕於
是乃求喧中之靜掩戶以息香一縷書數卷或從
事於佔俾鉛槧資之以為養此外殆無營焉頗同先
生之言勉其所未至以求自異於庸衆人不知其不
可諧於是乎乃布席豆羞觴酌樂乎於齋內獻酧互
更倡答以為之歌曰坦兮坦兮大衢町畦絕爾多
岐遵大路兮以遨以嬉秣吾馬兮膏吾車吾與爾同
歸宗敢吳人敏而好文孝善鍾王楷法為時輩所推讓

給諫夫儒廑樂與之游宗政淡如並其自待與其名
爲君子相得驩云

萬玉清秋圖記

吳中公素克予同姓最善者亦余萬玉清秋圖一卷
自識其始末甚詳蓋元時大姓甯氏之別業雲間張
可觀筆也元季處有宅一區嘉木數千株交蔭庭戶
引流為清池隄以石甃欄楯圜之旋石高出池中如
怒猊遊龍紅蕖綠蕉與木芙蓉晻映水上龜魚鳧鷖
之屬出沒蘋蒲間宅西鉅竹千挺竹深處壘石為臺
作亭其上由宅前一徑級而登焉竹下列石為九峯
而竹緣徑種菊數千百本霜英爛然池南橘柚緗[illegible]
最盛若金又別有卯亭在東林翁甞與客觴其中焉

主人羽扇綸巾坐宅之前軒双鶴啄苔若往來竹樹
間甚適竹逕二客從一蒼頭双抱琴而來主不猶未
覺也觀其布置瀟洒模寫精到儼然清淑氣象天趣
入神對之胸抱爽然恍若身即其地而目接其景也
信亦奇矣吳中財賦甲天下明元盛日豪家貴族習
為奢靡亭館臺榭游遊觀之樂豈獨甯氏哉觀公素
之自述則甯氏之高誼有足稱者蓋公素大父雪洲
公與甯氏交素篤雪洲沒一子未成童煢煢無依甯
氏鞠成之以女妻焉公素考也及運去物改甯氏諸
歆感念疇昔不忘居第偶得是圖如獲拱璧尋一披
閱輒然泣下故公素主蔵之先人之志也傳守父母
之所愛亦愛之豈直為觀美乎哉

滄洲清趣圖記

越人唐邦直居剡焉之滄洲其地有溪山水木之勝嘗扁其所居曰滄洲清趣及宦遊于外而心不能忘求好事者圖之詩人詠歌焉間請余記余足跡未嘗及越上日亦嘗詣邦直之居而覽其所謂清趣者將何以為言因思王子安在三衢往溪之上於渕為上游去城郭稍遠無市井塵囂之雜車馬往來之競朝夕惟以溪山之佳致自適若春波游漾煙光吐吞魚鳥自閑岸花如笑熙然與吾心同其和夏木陰合戶庭無聲清風在林山鳥時鳴凝然與吾心同其肅秋雨洗空遙岑吐月流光在波萬頃澄碧瑩然與吾心同其清虛雪集初晴萬象一色野渡舟橫鳥飛無迹[illegible]

然與吾心同其空闊時則援琴理絃操觚賦詩矜觴引滿浩歌清嘯悠然自足而人莫予知也其視古人浴沂詠歸與風來月到之氣象固未敢同日語然於瀟壓塵蛻污濁亦不可謂無所得也江南風景大率相類想邦直滄洲之上四時之景與余所見者無大相遠但不知所領之趣而有得於吾心者同歟異歟天下之物凡言趣者意嚮之所極也意嚮之極好而樂之有得於心所謂天趣也得其趣於天則吾心無往而無此景則亦無往而無此樂所謂無入而不自得焉者是也若浩羨夫鄉山之勝思之未得則戚戚焉反為吾心之累其亦何益之有哉邦直既識其趣則其心之所得必有同於予者矣

覔非齋文集卷之十二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溥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黎紘校正

記

繼美堂記

繼美堂者何繼其祖武也祖之武於乎繩善繼善述也何謂善繼善述前人之訓吾將勉焉前人之行吾將踐焉前人之澤吾將衍焉勉則日新踐則有恒衍則餘慶日新則光大有恒則悠遠餘慶則多福光大悠遠而又多福非子孫善繼述其祖考之美者乎農有菑畬後人承之而善易之歲歲有秋其穫恒倍蓰於人至遂久而地力不竭匪曰獨私於是農承而易

之者得其道也閥閱之家有歷世彌遠而聲光弥盛
有不數歲而泯泯無聞天豈薄厚乎哉能繼其美與
不能者然也由是觀之祖宗光啓於前寧能無待於
子孫之賢紹述於後哉此董氏名堂之意也按董氏
淮南望族曰愈緝南宋時以春秋與多士有聲名曰
源曄為湖南按察副使多異政曰孟甫曰均實是積
季行義承休緝慶而至於彥文以茂才從事受知時
宰奉以為冬官主事典虞衡司才既通敏濟以果毅
予至工技百執事咸與長僚下絶嚴欺公無循濫居
大司空器之俾綜理四方輸貢營造方物自屬吏以
行輩間嘉稱藉藉前人光昭矣猗歟彥文紹述以
壽朱穗乃求記良余之義以自勗予嘉其志遂記

之曰簪組班爵崇乎吾身人之美在外者也仁義禮智根乎吾心天之美在内者也信能充實其内之天美與外之人美不求自至若務其外之人而棄其内之天雖美猶美也彦文尚勉[illegible][illegible]充實其天之美不惑乎人之美不自至也誠如是斯堂所謂繼美者可以光大可以悠遠可以多福若農之善易其田歲歲有收而膏澤不竭俾今世所稱閥閱之家彌遠而聲光彌盛者將不舍董氏矣彦文勉乎哉

怡睦堂記

堂以怡睦名志和也夫和也者天地之順人身之懿而户庭之吉也是故天地和則寒燠弗愆雨暘時若而萬物利貞矣人身和則血脉流通七情得節而五

宜從令矣戶庭和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人倫正而家道昌矣先王作樂崇德諧八音以宣天地之和而納民於皇極是故君臣和於上百姓和於下氣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矣大哉和乎其三才之至德古今之達道乎人之有父子兄弟夫婦所謂三親也疏而至於九族遠而至於百世本乎三者而已矣然則父子兄弟夫婦吾之至親者也九族百世吾之疏遠者也由至親推之以及於疏遠其分殊其本一也夫何世之人秦越其父子忿併其兄弟而參商其室家者往往有之是其所謂和者尚不能施於至親況能推之以及於疏遠乎哉所以拂天地之順盭人身之懿而危戶庭之昌者皆並類也夫惟如是而

有篤厚倫品之人恩敷於三親惠及於疏遠若所謂
德睦之堂者君子寧不亟稱而樂道之哉夫怡睦堂
者予友劉君是庭宇居室之名也君少孤克自樹立益
大其門戶甲子一邑夫婦年近垂白相待如賓友
愛二弟老而不衰父子之間恩不弛敦義賙宗族疏
遠弗遺二子既克裕貲業而諸婦皆婉娩聽從君日
飲酣醉弄諸孫後先環跽以嬉視名堂之義可謂無
負矣間嘗求予記之夫和氣致祥休之徵也是故嘉
禾芝草徵在天地康寧壽考徵在人身孝子順孫徵
在戶庭劉氏尚益懋敦三親之和以達於疏遠將見
孝子順孫輩出林立若嘉禾芝草森然戶庭之間而
君之夫婦兄弟康寧壽考日以燕喜人將曰何以徵

是又將曰和矣哉劉氏其昌乎是爲記

重建華州巨濟浮橋記

開於東下三十里曰華川爲一邑總會之地溪流迅激而深難以舟濟元初里人劉同祖始建浮橋以便往來未幾欹壞不治其從弟彥章以邑宰命新之舊有田二十五畝至是益以義役田若干擇公勤者一人司其歲入爲脩造費懷玉鄭先生復初爲作記於是併田之坵畝租入橋之脩廣丈尺官之文移券約悉鑱諸石列植于孔華郵亭經始慮遠周詳明白是故終元之世百年之間完如一日入國朝以來劉氏子孫無復曩日之盛橋之規制復壞於前洪武永樂之交淮南夏君昇蜀部張君前後相繼爲令知以是爲

政往來憩止郵亭有覧舊刻嘗一再命撤故弊易而
新之猝不失舊觀道丙申大水遂無存者嘗道之人
過而不問於是逡巡之病涉十有二年矣里人徐君
應和暨宗君文定嘗以良有司謝病家居見而惻然興
謀於其所親若蘇君士達葉君茂芳韙前人之作
嗟後人之繼續迄今百五十年中間豈無廢而復者
至是則遂不復以重困於人吾儕之責也乃相與圖
之適亭自京邸告歸方賫其第而洪甲寺備者虞方
堅願力礪若行以崇濟利因招致之衍官其事邑人
藏刷其扃年以繕錢而羨鎰鍛為繩長且百尋者是
鳩工聚材造舟為梁不數月而落成會天若寒官胥
漕運甚急擔石者累累自晡達曙人迹不絕咸共夸

手加額曰向無斯橋我等觸冰雪手足痛瘃瀕死矣先君嘗謀若利其久以自私因循故弊二今之更新其材與備取須里役無籍於田之人以故益繁擾出貲且盡弃民永患人以物故田散屬於眾不復知有橋至是發舊籍悉復之人亦樂輸將責伊田租納籍于官僚諸君以橋久廢而復興田將湮而再白不可無紀述以示于後來徵予記予惟橋之不致於終廢者以有其田焉田之有益於斯橋者以有其人焉是故田不賴於人雖有田而不能致用橋不資於田雖有橋而不能持久諸公尚寝擇夫公勤之人焉夫公則無私勤則不惰無私則財用有餘不惰則廢事舉矣既能保之於未壞防之於未危庶斯田與橋相與悠

文垂濟利於無窮俾後人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人焉顧不偉歟因書以為記

武餘軒記

君子於天下之事必先有以盡其職而後可以及其他則緩急之序不失而聖人之教得矣苟不急其所當先者而遽從事於其所當後者則失其先後緩急之序矣君子奚取焉有若濮君之名軒其知此道乎君名源字永泉其先廣德人祖父以軍功拜昭信校尉世襲上百戶守金山衛君為人驍勇迅捷於騎射劍稍擊刺超越無不熟閑簡閱之暇游心翰墨書草聖篇若木竹石梅蘭墨菊無不精到曉音律閒作歌詞樂府清麗可喜嘉時吉日偕其中士大夫燕集觴

詠遊眺登覽從容和雅有儒者之氣余家人初不知其爲將家子也今年春以公事來開化僑寓金溪之上且數月矣予適邂逅尊俎間接其貌恭而有禮聽其言約而有要凡雲間士大夫顯融朝著者無不稔識予深敬之因言曰其所居之旁構軒爲脩息之所有泉石花竹之勝琴書圖史之玩賓從來往於是焉居顏其軒曰武餘示不敢荒也前侍郎吾君既爲題之矣頃有記也濮君以武弁世其家鎧胄戈矟馳射擊刺君之職所當先也行有餘力而後遊心於文藝可謂知先後緩急之序矣此君子所以有取焉雖然文武相資而爲用大矣古之將臣讀書明理義故忠足以卹下礼足以飭身智足以料事信足以立威雖雅

歌詠讌禊襖賦詩而士卒樂爲之用故能宣力奮勇
嶽瀆儲精鍾用光昭祖父之勳業益隆且大焉豈非衣尊
游藝之末資玩適而已哉傳曰有爲者亦若是濮君
勉之因書以爲記

竹溪書舍記

遊而息焉無非學也而遊與勝宜息與靜宜遊於勝
則神明豁然與流覽者適息於靜則與心境怡然與潛
泊者栖與流動者適則凝滯抉去與潛泊者栖則躁
競不生惟是天理明人欲消日用云爲之間不竟小
人異塗而漸入於君子之域矣孰謂遊焉息焉無益
於亭而所遊所息之處不資於地之勝與景之靜哉
貢士徐生孫子言遂安有隱者日周汝器氏所居擅

溪山之美巖流一碧縈迴如練脩篁萬柱交蔭四周乃構藏書之所題曰竹溪書舍朝夕於是以遊焉息焉遠近士大夫至則賓之於是以遊焉息焉又令其子弟從之於是以遊焉息焉風竹日舒源源其遊也娟娟其時也晝夜不舍而四時不易也遊焉而適於流動者勝無不宜也秋月在空鷩飈不起湛然者渟蓄然者凝即之而彌清聽之而無声息焉而栖於澹泊者靜無不宜也朝而游焉暮而息焉含咀乎詩書六藝之文以求古聖賢之用心於是而日有得焉則凝滯可釋而躁妄可袪也天理可明而人欲可去也小人可異而君子可幾也則是居也豈獨擅溪山水木之菁華以為觀美而已哉吾聞汝器行義高一鄉

而不安焉辟敬禮賢士大夫而善教其子孫則所謂
貴舍之所以貽謀者非旦夕慮也

黃氏東郊別業記

居者傳之子孫經始者不可不為之慮而有以教之
也是故慮其棄德也而教之以遷善慮其忘孝也而
教之以尊祖慮其驕而逸也而教之以勤儉而又為
之遊焉息焉之所以舒暢其性情而養其德何莫而
非教也如是為子孫計可謂善於貽謀者矣富貴之
家有不孝無術者惟知華其第宅豐其納藏廣其楹
宇將俾子孫世守之而未嘗知為之慮以教之也焉
得而長有哉閩人黃雍字叔敬今判江右都戎使黃
公之家嗣世居郡城年三十餘敦行孝友篤於書好

志在務德積善以世其家頗厭僦居之喧乃于東郭
離城十里許得幽曠之地曰前典以父命營別墅請
居宅好于極居君弟子姪勗以務孝而其正堂曰寧
德中堂曰為善最樂使家子常目在之所以處其[illegible]
德而教之以務善也寢家廟於正寢之後以奉先祖
祖考歲時有事必嚴必誠使長幼觀感而族[illegible][illegible]
以處其志孝而致之以尊祖也宅東南有[illegible]齋曰
清樹南曰畊讀處諸子弟日肄業於其中[illegible][illegible]沐
課習有程疏食菜羹衣無文綺每當播植刈穫必
躬歷目視以知稼穡之艱難非慮其驕逸而教之以
勤儉乎西得亢爽之地以作亭臨高縱目萬象在下
承兆山色昏旦異觀題曰江山真趣而目其景之勝

爲八詠暇日或從賓友携童冠休憩於是以遊焉息焉又所以舒暢其情性而養其德也其於經始慮遠之圖視不幸而居富貴者異矣夫善德之基也孝德之本也勤儉德之脩也遊焉息焉以養之者德之助也務德以居業吾知其長有也宜哉

崇義堂記

三衢常山楊氏衣纓望族也上世以儒術仕而顯者代有其人存仁父肥遯山林脩德行義以教于家二子服庭訓祗祗稱其家兒伯字孟善仲字友聞父嘗戒之曰士大夫之家所以異於人以其有詩禮之教敦孝友之行也予少時庭訓往不能有爲恒懼身之不脩以忝前聞朝夕惕若不敢荒寧尚無忝所自出豫

篤友于之愛與季矣暨存仁父謝世友善兄弟一方翕
齒念治命之在耳痛趨庭之莫再友恭兩盡愛好弥
篤妻孥化成子姪則傚一門之內和樂藹如也迺構
肯堂于湖井之上顏曰崇義永彰于茲友聞以精通
數孝徵詣繼工服勞既久才名益著近得循例 賜
歸以待徵用瀕行詣予請曰先君子有命命予兄弟
毋相猶毋競爽惟式好是圖某兄弟不敢忘思光昭
乃訓以永其傳然而顧名思義以自警惕非文不彰
發其義以導人樂於趨善鄉先生之職也敢請記予
聞而韙之謂曰君子之立言貴名教之有裨苟為不
然雖工奚益請為子言崇義之義孟子曰義人路也
天下之事莫不由焉不由焉如人之行不由於路其

同乎哉誠敦義之可崇睦無餘事矣豈獨惇睦一家而已哉蓋惇睦者孝弟之事孝弟雖曰仁之用然皆天理當然之則人所共由孰曰崇義不自茲始乎然予於伯仲有瀆告焉夫同氣相求天之恒性易於親厚者也異姓相聚人之常情易於疎薄者也親厚者一旦為疎薄者所間亦從而疎薄矣予之兄弟旦望登斯堂當重申此義以相戒勉使閨闥之內戶庭之間一於親厚而無疎薄不惟不可間亦無所間矣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又曰父母其順矣乎夫兄弟之惇睦父母之至樂子之先人雖不及見九原有知吾計其懽然咲矣若爾人訓後嗣自近以及遠舍是何以哉若是則斯堂不負崇義之

名而予言於名教寧無小補耶

聚景樓記

州之東臨安山水最勝葛叔潤氏居西野搆樓樓面擅其勝焉名之曰聚景其從叔江右僉憲汝梅子女也稱叔潤好賢樂義能不以声利汩其懷抱遠近士大夫至必賓接之登高四望則功臣前郡朗峯後獨巋左延江洲右挹大廟焉若抗層霄下者大衍奧若溪之水由天目百折東下至其地若練紆玦環泓涵渟瀦煙雲魚鳥出沒不時四時朝暮態狀萬殊或對客弦雅琴歌古詩詩觴投壺以眺以詠二子日侍左右而遊焉息焉所即若端士所聞以正言執而不拘適而不踰雅容舒徐日染而耳濡以進之膺衆人汲汲於旦

[illegible]恒若不足者槪之斯愈矣頤有記也惟二氣流通[illegible]四時以發育萬物其自形自色者皆景也若無情焉而所以綜之妙寓焉聖賢每奪其昭著者以示人蓋以天地之氣象同乎吾心之理也是故靜而山仁者有常記動而水知者不倦也川之流道體不息也鳶飛魚躍化機流動也庭草不除生意同其㮣也風來月到胸次同其瑩也夫如是則景之聚而接於視聽者非耳目之娛心之娛也蓋娛於耳目景之聚於外者也娛於心景之聚於內者也景聚於外非不暫得而自快也流連荒亡而悲戚易生焉景聚於內則光明湛寂靜液充滿自外至若漠然無所動於其中矣敘潤好賢樂義既有以異於庸衆人則斯樓景

之聚曰接於視聽者豈獨耳目之娛哉汝晦之歸想日與賢士大夫登臨其上覽斯景之聚或與予言有將合者尚幸以爲記其一二

福源書室記

不居其物而名其物名爲虛居其物而不以其物物爲虛名虛者誣物虛者負然而居之而以之而後名之斯不誣矣斯無負矣金玉木石之工不居其物而名其肆人就而求之無以應之鮮有不在其誣者矣居其物名其肆不能以之成其器人就而求之無以應之鮮有不恐其負者矣歟治金玉木石居之必富以之必精然後敢以名其肆曾謂書士事也反不如才哉予每見世人好以書名其居者有曰堂焉有曰

舍焉非一心哉其源求之無有也即有之知其義也
然固踞然與金玉木石之肆不居之而名之與居
之而不能以之以任性取然者何以異哉又烏知其
不有居之以之而後名之不誣不負無作無愧者吾
友丞武刘先生者乎先生家吾水之西地曰福源屋
數十楹有書數千卷揭其題曰福源書室祖以是傳
之孫父以是詔其子兄以是勗諸弟通而習之宿儒
浸淫不知幾世矣至於先生力探理源上遡之域本
諸經訓以昌厥詞誕浮纖佻素志不尚以秦庠黌以
書經第乙榜三徙校布家造端士會　朝廷封建親
藩苑用儒碩人臣劉進乘齊詣闕擢輔衛郎數陳引
翼一出至誠醴遊遇隆人不為過三子惠孫肖馥咲

設獲雋並列儒官孫又方欲諸孫頗穎秀峙若階蘭初茁客至扶策吾伊掾觚塗寘麋子鳳雛行將見之噫先生之室以書為名譬之金玉木石之肆所居者羅水荊山之英鄧林泗濱之產而又有宗工匠石以施其切磨斵削之技清粗推敍矩規椎度以成其器以應人之求以為郊廟以棟廈屋以振律呂何䖏而不宜先生聞而謝曰前人手澤貽謀貴遠無賓致謗猶懼希免謂予宗匠予何敢膺請書之楣以戒後生遂書之

畊讀軒記

杭之仁和有胡生名某隱于秦溪之上有田數十畝書數十百卷晝則力耕於南畝時其播穫輸租償於

官以其暇餘於其晝夜則讀孔子孟軻氏之書體味其言於日用常行之間以之脩身事親善品畢致矣無待於外也常謂人曰古之聖智仁義未遇則隱於農以樂其道一出而堯舜其君民以天下爲己任者伊尹傅說是也未遇則食其力而不廢其事既遇則能建功業以致顯名者兒寬朱買臣之類是也其次也知其命之不遇而不求聞達於人朝出而耕暮歸而讀書山樵水漁以養其父母而畜其妻子俯仰無愧於心者唐董邵南之徒是也是又其次也上焉者不可尚矣次焉者亦有命焉不可以幸致也又其次焉者予願學之而未能也因顏其居之軒曰耕讀間因其友吳興沈恭來求予記予聞而嘆曰世復有斯人乎

今人讀書粗能識字即思得尺寸祿奔走伺候於形勢之塗戹可以爲進取者無所不用其心而有顧孝董生如斯人者是蓋不可以不知也夫董生之不遇於時而遇夫知董生者設其名卒聞於後世以之視當世之人未爲不遇也今生之不遇知慕董生者也而求遇乎知生如知董生者故生之名未若董生之聞也雖然董生之不遇初不求其名之聞於人也而後世卒聞之者由其遇夫知之者也生既知慕夫董生之不遇矣尚慎知慕其所以遇夫知者哉

存愛堂記

君子將營其室必先建家廟於正寢之東禮也夫禮莫大乎尊親尊親莫嚴於奉祭祀予讀祭義而愛

論語之詩禮論[illegible]切編諧吾夫子一言足以蔽之曰祭如在夫所謂一[illegible]如在者非精一念慮以極其誠敬則不能也是以齋之日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愛之極而有若存焉者矣蓋吾之身祖宗父母之遺體也往代來續時雖有不齊而本本水源氣未始不貫也思慕之至而遂感通理之自然也今世士大夫家鮮不視爲虛文以忘焉忍爲者寡矣柰是而竭其心力豈不有足尚哉吉水羅氏江右世家也由唐宋迨今五百有餘歲詩禮之聲夫而遠矣嘗有祠堂界三族之間元季燬于兵蒙泉先生圖回復之志果而卒其子汝寬承先人之志改築於居室之東凡土地之亢爽規制之宏廣溪山水石

之幽勝爲一鄉儒觀者視昔有加焉落成之日既奉
先世神主居其室又錄其封贈誥命表志碑銘于石
列植于東西序顏其中曰存愛正統改元甲寅歲
官考績吏部謁予求記意其用心亦勤矣世人從宦
者不好市美田宅爲子孫計惟勠力盡瘁以致存於
祖宗者幾人使羅氏之子孫登斯堂而顧名思義於
有事之日果能極其愛以致其若存將見祖考來格
而孝孫有慶矣其所以受福祿於無窮者視彼以美
田宅遺而未必能守者斯愈矣汝寬名仁今工部
侍郎汝敬之母弟請倍博雅觀其續修家乘惓惓於
尊祖敬宗故丁寧以告戒來裔忠厚之意藹然溢於
文詞之間凉德之人能知是乎因書以爲記

清樂軒記

駙馬都尉濟公第宅之東有軒焉額曰清樂軒之上下四旁不施丹碧以純素入其中瑩然而生白軒之前則有花石有芳蘭秋菊以時而敷榮公日燕坐軒中寘一書局纖塵不起香一縷書數十百卷或窺覽奧義獲則與其同興至則鳴絃賦詩揮翰作諸體書未嘗接俗事大夫士之賢者時來候謁則延攬入整新忘勢居貴三十年未嘗一日變易是以好賢樂善之譽彌久而日新遷延護登是軒拜公于賓屍之下命記以文退而乃爲之言曰清也氣雜於而理者造物但怯惜之不輕以畀人故得之者可以爲聖爲賢而不得則爲凡爲愚況得而能好好而能樂之者乎

公之先王勳塞天地忠貫日月其書[illegible]烈所以銘
鼎彝而垂竹青者不一而足矣若王博之子孫與
國同休故公之伯仲叔季建牙擁[illegible]奏[illegible]所聯而公
又聯姻戚畹　恩榮兄大無有倫[illegible]舉[illegible]鼎食之
季珠履瑤簪之豪皆公之所固有[illegible]何事有哉而公
之所求者乃不在是獨取天地間之至清者而嗜之
惜分陰於道德仁義之鄉陶性情於書詩翰墨之既
使其靈臺冊府芸然如是軒之白乎莫有毫分為富
貴所役者其取舍之[illegible]豈無能辨之者乎定觀自名
貴戚之家沉溺於富貴而流連荒亡者蓋由不知清
之可樂故也樂其清斯所謂保富貴矣若公之賢孰
得而企之哉

紀瑞圖記

紀瑞圖者誌瑞異美其令而作也人有恒言天下無不可化之人必乎初不以為然令而信驗嘉其嘆嘗于江左難治之名聞天下後先為令者有未知措手足而謗戾隨之者故天官每當注署恒以不易而難其人宣德中貴溪周君旭鑑由通政司幕官以才薦令是邑始至召邑民父老之良有方者告之曰令不徳以天子命來牧尔民聞尔民所居有瀕海阻山者或負險慢令長養以孫子鄙習成風今 聖明在位四海一家孰肯自外声教以被不善之名父老其往諭令意人孰無過有若此者滌而新之為善莫大於是民皆感奮易慮今那役爭先毋後而積悍者尚租

故習之利首鼠前卻且信且疑君怒曰是梗化之民也根芟株鏟奚植嘉穀乃取其尤無良者痛繩之以法其徒始而譁君夷之益固中乃大沮君徐紓之終則帖然以服令皆驩然樂從趨矣自是令出若勁風偃草不勞施爲莫不如意藩臬部使者以名聞特命增其祿秩俸 璽書褒美之稱莫爲令居天下第一嗚呼孰謂今無古之人哉先是天雨麥于郊及秋而穫有一莖而兩穎者有一莖而三穎者有一莖而四穎五穎者芃芃纍纍紛不可較民歌之曰兩岐之秀兮先民有謠和氣致祥兮今也則飽孰得我無飢兮惟令之招未幾有桑異枝連理駢結縣家其蓁君民以爲瑞又歌曰昔無附枝兮今也綢繆我蠶而

衣者卒歲胡侵孰俾我無寒者惟今之求於是邑之
人夫士立於
朝者無不嘆息以爲榮圖其端而歌
詠之太宰生金如璧以圖來求記嘗憶宋學士嘗
翰林君時以材選入中秘閣稽撰脩功載相與甚習
時年少精敏器識固已軼出行輩一別二十年而君
之政績果聞于
朝野豈易得哉古人言大丈夫不
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其利器君之謂矣

四德堂記

晏子曰父慈而教慈主愛而教言義也故愛子教之
以義方古之訓也夫父子之恩由於天性不爲而至
者也爲人父者不患其不能愛惟患其過而流於姑
息以忘其教於田野細民之子服勞於農工商賈之

學已未嘗逸焉即不歉不過愚而矣公卿大臣之子
弟席父兄之蔭盛沈溺於燕安飫膏粱而厭紈縠小
人附勢者又爭出巧佞以媚悅之不有大防能無瀆
亂若黃希此黃氏所以有四德之堂立黃居間為右
族方伯公以明經擢高科一蹴而登薇省聽藝盛之
區專雅落之寄者二十年而其子弟者鉀表堅京肥
牽黃臂蒼以顯指氣使巧佞媚悅之徒亦恆所不至
公蓋雖恐其有一於此也公嘗曰市靡譎鄙樸之
藪肥甘淫樂喪志之地構宅一區俾四子雅膚誠讓
居之而且畊且讀焉其居共一堂而各其館是之齋
雅曰崇德賡曰進德誠曰樹德讓曰懋德合而名其
堂曰四德焉欲其務德以為繼述公來京師俾予發

義而託之凡言德者善美純粹光明正大之稱[illegible]
之良貴所性而有者也務之則成不務則[illegible]其資[illegible]而行
之之謂崇縱而縛之之謂世繼之有立之謂樹思之
不忘之謂懷信能用力於是四者以有得於心雖未
至於聖賢且將不失於善人君子矣公之所以愛其
子而教之者視義方之訓弘矣哉予聞務德者昌其
亂昔公之上世務之而昌於公公益思務之以昌其
子孫又欲其子孫務之以昌其後來者所務不已所
昌益大居是堂者盍亦知所務矣

一和堂記

孔川葉君茂芳自祖父以來若干世未嘗分財異居
食指近五伯余而庭無間言乃顏其所居之堂曰一

心蓋取武王余有臣三千惟一心之義欲其齊同也夫人之家所以不齊者由衆心之不一也能一其心則無有不齊者矣然其所謂心者人各有之善惡邪正有如氷炭之不同者苟欲一之使盡同果何道哉亦惟天理而已蓋天理之在人心者固未始有不同者也是故繆彤撾吾自過而諸婦扣頭謝罪蘇瓊嗚咽流涕而普明云乞更思由是觀之欲一衆人之心亦不過推吾之誠心感動之而已耳苟吾心之未一而欲衆心之一難矣哉茂芳嘗與予言其于源北白垂髫時從鄉校中讀書暮歸必令就燈下講說[illegible]小學嘉言善行之切於人倫者數條[illegible]執心聽訓[illegible]其後心大有所益余[illegible]

人倜儻好義事繼母以孝聞友於從父兄弟愛踰己之子是以一家之內雍睦順悦有琴瑟塤篪之樂予有婣好之患然則若吾之家能一其心者良以茂吾之心無一也非所謂齊身而教于家者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其斯之謂歟源宇士溶頴悟好文辭為郡庠生有才名稱且必存以張揚其家声者也是為記

文山書屋記

開化縣治諸山發爲兩東南僅十里許環爲奥各一峯真龍起雲漢間斂其兩翼中穿旁下捺搏相向吾居宇奔張盤翔於於吞吐若昧其土肥美秀而取擬隊則宿勝是若姓吾氏之居在爲址日文山由山水秀而

得名也吾居鼎兆推一族自宋以來以長厚積善見
稱于鄉里入 國朝辛明經第進士致顯宦者纓組
相望蓋猶先生于友也少隱于文以孝悌為行深
任進守年郡太守㢘辟為儒庠師扶植堅厲振教諭
甬調東莞以殁從子伸字用敬誠語好孝由邑庠生
類鄉薦為長官教官攻績來 京師謁予請曰先伯
没即世詩禮之緒貴實在伸比歲伯兄用中即舊宅
之東改作孤樹之廂曰文山書屋志欲儲書以訓子
孫伸與而其書新喻丞江君孟良為齒其景頤齋先
生文以記之某未得承 恩賜告歸寧將揭之堂中
以示諸子姪先生之教也予方慨善有文之不可泯
而用敬兄弟思綿文獻於悠久其志之美可尚也已

之以言予文何綴焉每見富豪之家高其垣墉宏[illegible]朱棟藻其節棁而充之以金帛貲貨為子孫計者十蓋八九以經訓貽謀者幾人殊不知財多則驕盜而賈怨以及於患是蓋有損而無益也務學則賢智則居仁由義而安富尊榮矣二者之得失不待智者能辯之而世之去彼取此者恒少今吾氏之居以書名其有見於此乎信有見焉計後日必有賢子孫出而益光大其文獻不惟書舍之名不虛文山之秀且因人而益勝矣

覺非齋文集卷之十二